

訪問稿

矜持敬業，時時求真，締造生命不凡的科學家

--鄭天佐 院士

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陳星嶸

「我深深認為做研究的或者是做實驗的人，都需要抱持著”求真”，”敬業”，”不馬虎”的精神，而在台灣的每個人也同樣需要這樣的態度。」---鄭院士以認真的表情，對著採訪的學生這麼說。

院士對每一件事情都要取得真實性，不是說只要知道皮毛就好，還有敬業的態度，我覺得現在的台灣人大部分都缺乏這種精神。不管你是不是科學家，都要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情有著熱忱喜愛的態度。除此之外也要對自己抱著不馬馬虎虎的態度，既然要做就要做到最好，絕對不容許半點隨便，這樣一來我相信在台灣，會有更多尖端的科技人才出現。

院士在小的時候，父親很注重教育，後來高中考上了台中一中，但是父親很堅持工業報國的理念，所以就堅持去讀台中高工。而當時的台灣是剛歷經過大戰結束，國內政局處在混亂的時代，那時高職的老師，很多都是從大陸過來藉由關係而當上老師的。上課時，老師連自己在教什麼東西都不知道。這對於知識有著強烈求真態度和敬業精神的鄭院士來說，是很難接受的。對於老師的上課內容，院士充滿許多正面的意見。曾經一度被叫去校長室訓話，由此可知，鄭院士那份求真的態度及界業的精神，從高中時期就已經深植於他的價值觀中。

如此忙的生活及龐大的壓力，院士調適壓力最主要還是運動。「像我以前都會慢跑，但是我後來發現到，長期慢跑對膝關節不是很好，所以我現在都是以快走代替慢跑。除此之外我也會打打網球。晚上時，我偶而也會看看電視，我在看電視的時候就是我在放鬆自我的時候，即使看不懂節目在演些什麼東西，但我還是照看。」他露出悠閒的表情說著。

現今台灣與大陸的關係緊張，院士認為台灣的優勢就是我們的民主自由，和教育成度普及化。大陸他們的知識份子的水準已經不輸台灣了，技術也會越來越快趕上我們，但是有一點例外，那就是民主自由。我們國家有自由的思想、自由的言論，所以我們有創新的頭腦，還有我們的教育程度也普遍比他們高，如果我們不利用民主自由這最大的優勢的話，還一直處在安逸的狀態下，那我們未來將會很憂心的。我們要努力的是”設計” “管理” “創新”。

大家都可感覺到現在世界的趨勢日新月異，鄭院士認為世界未來的趨勢，有兩個方向，一個就是產業合作，比如電機，機械，化工，電子一起合作成一個企業或公司，或是一個企業或公司有做電子，電機，機械…，經營範圍很廣泛。就這兩種。凡舉現在的台積電，聯電一些大廠都已經是這個趨勢的範圍內，大家可以發現到，他們結合了各式各樣的產業，這樣的經營，就是未來的趨勢。

院士從小到大想要實現的夢想，始終如一，小時候就對科學深感興趣的他，就已經立志長大之後要當一位科學家，在美國求學的他，常因做研究經費申請而受到打擊，歷經千錘百鍊，一路上的堅持和不怕挫折，造就了今天不凡的他。

院士提出當今大學生應具備價值觀包含兩點！現在的大學生需要有的價值觀就是要有”求真”、”敬業”的觀念。這兩個觀念使學生認清自己的角色，也認清自己現階段真正需要的東西是什麼。「現在很多大學生常常玩遊戲玩到通宵，利用上課在睡覺，晚上打電動。我並不是反對打遊戲，而是希望是自己設計 game 自己玩，這樣的過程比起玩別人的遊戲有意義太多了。」另外，時間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，浪費時間就是等於在浪費生命，每個人的時間都一樣，想一想，對岸的人那麼拼，結果你自己在做什麼呢？所以千萬不要浪費時間，並且多多注意世界的趨勢，了解現今世界的走向，使自己能與世界接軌，而把生命活得更加精彩。

我們在不努力就會被追過去，我跟我同行的人都有同感，與院士很順利的談完了，院士之前也是技職體系的，他能夠了解我們五專的痛苦，院士他穿的非常樸素，當我看到他的時候，使我充分的感覺到那份為了知識，而把生命之水到了一大半進去，那份堅持和敬業的精神，使我感到我們年輕一代的，是否有和他年輕時候一樣，有著求真敬業的精神呢，台灣的未來是掌握在我們這一代，如果我們輸了，那台灣就真的是沒希望了，你是否跟我有同感呢？不出去看看，你就不會知道自己真正需要補充的是什麼了，院士的例子，年輕的時候很打拼，到了現在，他仍然在努力中，他那份矜持，源源不覺得動力，值得我們深深思考，我們的現在，到我們以後會是怎樣的情況，生命要精彩，方式有很多，只是看你要不要去追求，你說是嗎？